

張鳴鳳《桂勝》的纂輯歷程與文化意涵探析*

范宜如**

（收稿日期：109 年 9 月 30 日；接受刊登日期：109 年 12 月 8 日）

提要

成書於明代萬曆年間的《桂勝》，為桂林地方史的一項重要文化事件。由兵部右侍郎劉繼文發起，結合桂林文士鈔錄崖壁上的刻文（主要是唐、宋宦遊文人之詩文），再由在地文人張鳴鳳彙集，擇選銘文，加上前言及總評而成。是書先標舉地名，由張鳴鳳撰寫「導言」，既而依序臚列詩、文及壁上題名，再以張鳴鳳之稱號——「灘山人曰」作結。這本書的特殊性在於，它既是一部由官員主導，號召文人進行的「文化記憶工程」，也是宦遊桂林的文人群體集體題詠的詩文總集；更隱含張鳴鳳閱讀、整合、輯錄的思路。本文辨析《桂勝》從採集行動、編纂成書之歷程，並透過摩崖碑文的物質特性以及張鳴鳳纂輯的準

* 本論文為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觀看與敘述：張鳴鳳《桂勝》的地方記憶與書寫視域〉(MOST 104-2410-H-003-116-)相關成果。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則，審視桂林地方記憶的內涵與意義。

關鍵詞：桂勝、灘山人、文化記憶、地景、碑刻

一、前言

人類對於自然有著崇敬與頑抗的雙重心態，透過地景上的自我註記，¹顯示了自我的微妙但確切的存在。疊石、洞穴與詩文的組合，碑刻與山水結合的地景，適為桂林景觀的特色。《桂勝》一書恰好對應了地景與人心，自然與人文的時空張力。

桂林之名，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

¹ 文化地理學者認為，「地景暗含了自古至今對大地的集體塑造」，反映一個社會的文化、信仰、實踐和技術。參見英·麥克·克蘭（Mike Crang）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年），頁18。另可參英·史考倫（Ron Scollon and Suzie Wong Scollon）著，呂奕欣譯：《實體世界的語言》（臺北：韋伯文化國際公司，2005年），有關地景上的符號之意義，見是書頁42、51。

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²據《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所云：

禹貢荊州之域，古百粵地，本秦郡北疆。漢元鼎六年，分屬零陵郡，隸荊州。東漢為始安侯國，三國吳黃武五年割零陵之始安縣，陞為郡，隸荊州。晉屬黃州。宋武帝復為零陵郡，屬湘州，尋改為始建國。南齊為始安郡，梁置桂州於蒼梧鬱林之境，無定所。大定六年始移於今治。隋大業初，廢州，復為始安郡。唐武德中復為桂州，天寶初又復為始安郡，至德間改郡曰建陵，乾元初復為桂州，光化間陞靜江節度。五代時屬南漢。宋仍為州，紹興間陞靜江府。元改靜江路。明為桂林府。³

以上的敘述說明了桂林從百粵地到明代成為桂林府的歷程。《明史》有云：「桂林自秦置郡，漢始安，唐桂州，後改建陵郡，宋靜江府，元靜江路，明初改桂林府，為廣西布政使司，治所屬內地，不當列於土司，然廣西惟桂林與平樂、潯州、梧州未設土官，而無地無猺獞。」⁴就治理之面向而言，此地位處西南，被視為邊陲之地。當旅行者逐漸拓展視野，或因宦遊如王士性、謝肇淛等人，或因個人行旅如徐霞客之壯遊，這些「地方」逐漸被「看見」。透過實地的踏查，書寫資料的匯集，此地逐漸從「荒徑邊陲」變成「旅遊景點」，從邊陲變成景點的過程中，文字書寫以及文章編纂成為地景傳播的重要途徑。

《桂勝》可說是桂林的「方志」，⁵亦可視為遊覽志，更可視為歷代文人遊覽桂林的

² 漢·司馬遷著，日·瀧川龜太郎編著：〈秦始皇本紀〉，《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0年），卷6，頁123。

³ 見清·陳夢雷編：〈桂林府建置沿革考〉，《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第171冊（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卷1399，頁1。

⁴ 從此地「無地無猺獞」的說法，朝廷視桂林為荒遠之區域。參見清·張廷玉：〈列傳二百五十·廣西土司傳〉，《明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卷317，頁1。

⁵ 明代成祖永樂十年，朝廷為修《一統志》而頒訂《纂修志書凡例》十七則。這是由帝國頒布的

詩文總集。是書兼具編纂、輯錄、書寫的多重向度，頗有值得探索之處。本文以《桂勝》為探究對象，進行以下課題的論析：桂林的摩崖碑文，是否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記憶？呈現何種觀視角度？張鳴鳳如何在摩崖刻碑的拓本閱讀中整合編纂，又如何闡述文學本質及人與空間的互動？筆者試圖指出，《桂勝》之編纂與流傳，或許已成為明清時期理解桂林文化圖景的一本指南，亦形塑了遊宦桂林文人的集體記憶。

二、《桂勝》的編纂：一個文化事件及群體行動

（一）夢兆與山水癖：編纂的緣起

作於明代萬曆年間的《桂勝》，為桂林地方史的一項重要文化事件。由兵部右侍郎劉繼文發起，⁶結合桂林文士鈔錄崖壁上的刻文（主要是唐、宋宦遊文人之詩文），再由在地文人張鳴鳳彙集，擇選銘文，加上前言及總評而成書。是書先標舉地名，由張鳴鳳撰寫「導言」，既而依序臚列文、詩及壁上題名，再以「灘山人曰」作結。此外，張鳴鳳為此

修志細則，詳細規範志書採用的門目體，共有二十五門，分別為沿革、分野、疆域、城池、里志、山川、坊郭、鄉鎮、土產、貢賦、風俗、形勢、戶口、學校、軍衛、廨舍、寺觀、祠廟、橋梁、古蹟、宦績、人物、仙釋、雜誌、詩文等。以朝廷之力而建構方志體例，實為首創。綜觀明代各類志書，大致可為總志、通志、府志、州志、縣志、鄉鎮志、衛所志、邊關志、土司志、雜誌十種。參見沈松平：《方志發展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六章〈明代方志〉，頁98-101。根據沈松平的研究可以得知《桂勝》從體例上而言，不屬嚴格定義上的「方志」，但實屬地方志書之一類。

⁶ 劉繼文，直隸靈璧人，嘉靖壬戌進士，萬曆十六年以兵部右侍郎任兩廣督輔。參見明·雷禮：《國朝列卿紀》（明萬曆徐鑑刻本，明），卷170，頁5。

又撰有《桂故》，以述崖壁銘文及其相關文獻，二書形塑了桂林地方史獨特文化景觀。⁷《四

庫全書總目提要》有云：

二書相因而作，實一書也。今以其卷帙煩碎、文義斷缺，併《桂勝》為四卷，而《桂故》則仍其舊。按，《桂勝》以山水標目，各引證諸書敘述於前，即以歷代詩文附本條下，而於石刻題石之類，搜採尤詳。又隨事附以考證，多所訂正。董斯張《吳興備志》、朱彝尊《日下舊聞》即全仿其體例，於地志之中最為典雅。……在明代輿記之中，於康海武功志、韓邦靖朝邑志外自為別調，可以鼎立而三，他家莫之逮也。二書所載皆止於南宋，蓋年遠者易湮，時近者易濫，詳人所畧，畧人所詳。其書乃博瞻而有體，是又鳴鳳創例之微意歟。⁸

從這段評述可知四庫館臣視此書為「地志」，指出此書以「山水標目」，其「石刻題石」

之搜採特別詳盡。再者，指出此書之「煩碎」與「斷缺」，因此而有「併為四卷」之現象。

⁹其次，從「搜採」、「考證」、「訂正」之語，點出張鳴鳳之於此書的「編輯」與「學

⁷ 雖然四庫館臣視二書為一書，而張鳴鳳也自稱二書的關聯性，但受篇幅所囿以及論述之焦點，因此本文所言《桂勝》，以《桂勝》一書為主，不含《桂故》。關於《桂勝》、《桂故》之間的關聯性及其石刻文本之纂組及編寫意涵，且俟他日為文另行探析。

⁸ 提要分為兩部分，前論《桂勝》，後言《桂故》，有云：「《桂故》分郡國、官名、先政、先獻、游寓、襟志六門。郡國，考歷代沿革，詳列史志，辨今之桂林，非古之桂林。官名，則臚舉歷代之制，蓋疆域明，則先獻有所斷限，職制明，則先政有所徵驗，乃不至如他志書，人物名宦附會牽合，故以冠於首。其先政、先獻人各為傳，大抵鎔鑄舊文，剪裁蔓語，務取其有關是土，而不濫涉其生平；又多採金石之文，不盡取諸史籍；故其詞簡而不支，博而有據，其游寓、雜志亦多據題名碑碣，姓名年月，歷歷可稽。」有關《桂故》之說明，要之，則其考證嚴謹「多據題名碑碣，姓名年月歷歷可稽」，再者論其敘述「鎔鑄舊文，剪裁蔓語」，文筆「簡而不支，博而有據」，有徵實之功，亦有博雅之善。每段末尾亦有「灘山人曰」，可見張鳴鳳對桂林故實的評議、考證及敘述。兩書總評為「博瞻而有體」，可見張鳴鳳之文筆特色與創例之發想。參清·永瑤、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第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504。

⁹ 有關《桂勝》版本、卷數等問題，可參考王真真、曾貞、歐婕：〈《桂勝》編纂的緣起、目的、內容取捨及續編〉，《桂林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29卷第2期（2015年4月），頁125-130；王真真：〈《桂勝》研究——特色與價值、版本流傳及影響〉，《百色學院學報》第28卷第2

者」身分。並言其體例，點出張鳴鳳身為作者之「敘述」之「博瞻而有體」及文筆之「典雅」。也因此成為鼎足而三的明代輿記，是書體例更成了董斯張《吳興備志》、朱彝尊《日下舊聞》仿擬之對象。

編撰《桂勝》的發起人為兵部右侍郎劉繼文。劉繼文字永謨，號節齋，直隸靈璧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知萬安，陞禮部主事，改工科給事中，陞戶科都給事中，擢浙江參政。與海瑞齊名，時人頌為「天下清官第二」。萬曆十五年（1587年）以四川布政使擢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萬曆十六年七月遷為兵部右侍郎，仍總督兩廣軍務。¹⁰

劉繼文在〈《桂勝》·序〉中點出雅好山水之本性：「性耽幽癖，每見一泉一石，輒戀戀不能舍去。」劉繼文認為桂林山川之美，不亞於曾經遊歷過的吳山、武夷和匡廬，但前三者皆有記載，唯獨桂林無人書寫，有言：「因公餘周覽桂林之勝，陟降巒巖，溯洄洲嶼，靡匪奇邁。其勝以山計者，曰獨秀、曰灘、曰雉、曰南溪、曰伏波之類，凡十有八。以川計者，曰灘江、曰陽江、曰南溪、曰彈丸、曰訾家洲之類，不一而足。……即吳山武夷匡廬，當不少讓。顧彼三勝者，炳炳圖志中，而桂獨無有。」¹¹

再以「夢兆」論其發現桂林山水「偶於夢寐中神遊，攀岩陟嶽，非生平所覩。又或夢

期（2015年7月），頁122-128。

¹⁰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6年），頁859。

¹¹ 明·張鳴鳳：《桂勝》·序，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117冊，頁3。

有饒奇石，盈筵堪賞。既寤，直以夢視之。未幾……及入粵見風洞華景，諸巖佳勝，囊中罕儔。又靖藩諸王孫間，以奇石相遺，恍若往日夢中景象。」¹²。先是夢中神遊，再為夢中受贈奇石；既而於桂林風洞映證夢中所見。以夢串連起個人所遊所見，夢有所見，所見如夢，點染了桂林的傳奇性。

再者，則觀桂林山水與勝迹：「磨崖鐫字，皆古名人詩賦其上，每臨眺間，則簇峯澄練與目謀，松筍澗瀨與耳謀，而詩篆之幽麗奇絕者，又與心謀。色色象象，總命曰山川之勝，而叢聚于桂林。」山川之澄澈與名人詩賦之幽麗奇絕，讓觀覽者的耳、目感官與內在心神對話，實為桂林的人文地景。有言：「俾宦遊茲土者，得按圖攬勝，則勝與志合、見與聞合；幽懷益暢，而詠賦益增。即未涉足于桂者，亦展卷瞭然，如指諸掌。而山川藉是，永有聞于四方矣。」可見劉繼文對於宦遊文人有其同情共感，而「按圖攬勝」之說，又隱含「遊覽志」之意念。¹³馬孟晶曾指出，明代地方志之撰寫與旅遊活動之盛行是相關的，¹⁴志書的編纂與名勝的傳播與地方意識皆有關聯。¹⁵由劉繼文所述，編纂此書的目的之一，

¹² 明·張鳴鳳：《桂勝》·序，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117冊，頁2。

¹³ 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述，《桂勝》於「地志」中「自為別調」，可見此書既似「專志」，又有「遊覽志」（名勝志）的特質。清·永瑤、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第2冊，頁504。

¹⁴ 馬孟晶：〈地志與紀遊：《西湖合志》與晚明杭州刊刻的名勝志〉，《明代研究》第22期（2014年6月），頁1-49。

¹⁵ 馬孟晶指出：「田汝成組織各個地點的方式，顯然帶有區劃旅遊路線之意識，以景點作為統攝全書的條目，在地志發展尚未完全定型的此時，在體例上可說是相當創新的作法。」見馬孟晶：〈名勝志或旅遊書：明《西湖遊覽志》的出版歷程與杭州旅遊文化〉，《新史學》第24卷第4期（2013年12月），頁104。

或在於「製造」地方記憶。¹⁶除了桂林自身的幽麗風景，更需宦遊者的詩賦之作，使讀者「展卷瞭然」，而山川藉此而聞於四方。序文末尾，除了指出張鳴鳳編撰之功，又回應其山水癖及夢中之感應，有云：「張君之功甚偉，而不佞之幽癖及夢所感徵，庶不孤哉，庶不孤哉。是可為桂之山川賀矣。」¹⁷。此書之作，引發點來自於劉繼文的山水癖以及夢兆，而背後其實與旅遊活動之興盛與地方意識息息相關。

此項工程並非單一的案上編輯工作，而是集體性的文化活動。根據張鳴鳳所述，劉公「遭麾下，四出蒐致」，「授意藩使鄧管公為過，申命更選抄者，俾益具錄」，「又屬縣以增廣未備」，縣令何太庚「奉檄唯謹」，選任「諸生稽古者，挾拓工與俱，廩從優厚」。在各方支持下，桂林城郊周遭，一時「崢嶸之杪，邈絕之濱，人爭猿攀鳥集，齋楮墨以往，數百年之古文遺事出布人間。」從「人爭猿攀鳥集」可想見當時的景貌。我們可以看見，這是個傾全城之力的大型文化工程。必須有官方的具體支持，文士的身體行動，以及大量的紙墨配置。從這些敘述之中，彷彿可以聞到空氣中瀰漫著墨香，而邈絕的山崖為拓碑的文士群。

¹⁶ 筆者提出「製造」地方記憶之說，「製造」一詞，既是實指劉繼文督輔兩廣，任命張鳴鳳進行《桂勝》之編纂工程，筆者借用《製作路易十四》一書的說法：「製作」，表示一種過程，可以傳達出發展、過程的意味。另一方面，則是傳達另一種詮釋的可能，在這個「製造」（製作）的過程中，同時也在建構桂林的空間景象及文化記憶。英·彼得·柏克著，許綏南譯：《製作路易十四》（臺北：麥田，城邦文化出版，2005年），頁15。

¹⁷ 明·張鳴鳳：《桂勝》·序，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117冊，頁4。

張鳴鳳自言接任此項工作，是受到劉繼文的話語激勵，引動其地域情感與文人情懷，有云：「雖則不敏，敢不厲志，況前被公激發以『有勝如此不如無有』之語哉。」從情感的推動與萌生的地方意識啟動了這場文化盛事，而摩崖碑文之文學性及文化意義，更是值得深入抉發之處。雖說徐霞客前往桂林時，以張鳴鳳之書為其旅行指南：「雨勢垂至，余聞鄭子英言：『十字街東口肆中，有《桂故》、《桂勝》（俱張鳴鳳羽王輯）及《西事珥》、（學憲魏澹輯）《百粵風土記》（司道謝肇淛輯）諸書，強靜聞往市焉。』還由靖藩正門而南，甫抵寓而雨至。」¹⁸謝肇淛在《百粵風土記》也將其與莫休符、范成大並置，¹⁹但由一位督輔兩廣的兵部右侍郎聯合一個在地文人所啟動的「經典」文學事件，纂輯《桂勝》的成書歷程似乎不應被遺忘在時間的角落，歷史的邊緣。

（二）兼具編輯／作者／讀者身分之張鳴鳳

桂勝的編撰者張鳴鳳，字羽王，明代始安（今廣西臨桂）人，因世居灘山（今桂林象

¹⁸ 明·徐弘祖：《徐霞客遊記·卷3上·粵西遊日記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346。

¹⁹ 謝肇淛在〈《百粵風土記》序〉指出：桂林、象郡，秦漢始隸職方。其地多危巒怒江，虎蹲電激；其人多山獠水蛋，被卉食生，往往阻聲教而尋干戈，故雖列王會而掌故闕焉。唐莫休符、宋范至能，洎近代張羽王諸君子，間有紀述……」，見明·謝肇淛著，汪中柱點校：《小草齋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46。從謝肇淛書寫之所由，徐霞客行旅之指南，乃至於汪森編纂《粵西詩載》（附粵西文載）加以引述，以及四庫館臣之論述，皆可看出《桂勝》在明代粵西書寫所居之位置。

鼻山)西南麓雲峰寺附近，故晚年自號「灘山人」。²⁰嘉靖壬子(嘉靖三十一年，西元1522年)年，張鳴鳳舉於鄉試，自此走向仕宦之途。然其仕途多舛，友人沈明臣〈張羽王書來兼寄所著浮萍集又因得其謫蜀信作有序〉一詩的序言中，有一概述：「由雷州司理改黎平，由黎平謫六安判官，由六安轉參浙帥，由浙帥檄修漕河書於淮，書成倅蘇州，由蘇州轉京兆，未到官被劾下獄，乃今謫利州衛經歷。」²¹自此，居灘山之下，以山水為樂，「避客著書」，以讀書著述安頓其生命。

王世貞〈張京兆鳴鳳〉所述勾勒了張鳴鳳的生命圖像：「羽王拙宦人，沈精托文藝。頗修鄴下言，突過景龍際。沾沾意自伐，汲汲取相媚。十載七徙，青衫轉成敝。徒令五彩翰，零落偏荒裔。」²²官場的坎坷遮蔽了張鳴鳳的文采，吳國倫〈桂林張司理羽王〉有云：「翱翔京洛間，恥與世儒伍。往往出新篇，鬱鬱芳蘭吐。微官歷坎坷，置踵無安土。每歎鍾子期，無時可重睹」²³，並讚其「胸藏丹篆，手握赤文」²⁴，「張羽王粵西才子，今得

²⁰ 崔富章在《四庫提要補正》提及：「張鳴鳳，桂林人，世居灘山下，自號灘山人。明嘉靖壬子（1552）舉人。萬曆己丑（1589）纂輯《桂勝》16卷，《桂故》8卷。」見崔富章：《四庫提要補正》（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289。

²¹ 明·沈明臣：《豐對樓詩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44冊（山東：齊魯書社，1997年），頁491。

²² 明·王世貞：〈張京兆鳴鳳〉，《弇州山人續稿》，收入沈雲龍編：《明人文集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年），卷3，頁594。

²³ 明·吳國倫：〈桂林張司理羽王〉，《甌甌洞稿》，收入《明代論著叢刊》（臺北：偉文圖書出版公司，1976年），卷5，頁428。

²⁴ 明·張鳴鳳：〈羽王先生集序〉，《羽王先生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54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頁1。

放之灘山，遂其初志，而所為古文詞益自精宏。」²⁵王世貞評其「新詩語語擊節」，有言：

「舟中小間，讀新詩，語語擊節，藍田、嘉州入室，而才情衡有餘。小引敘致拙宦宛曲，已堪酸鼻，不知安仁、越石見之，當何如耳？」²⁶可見其生命歷程之頓挫及其歌詩之彩翰為當代文士所知，沈明臣的詩作即表述了深沉的歎惋：「故人燕越阻難期，消息今來數亦奇。梁獄鄒書空自上，一官三謫轉堪悲。蠶叢天外參蠻府，魚腹山前聽子規。信是浮萍任流轉，只應添賦浣花詩。」²⁷

就筆者所見，其詩歌收錄於汪森《粵西詩載》，²⁸朱彝尊《明詩綜》，²⁹金鉞《廣西通志》³⁰及陳田《明詩紀事》。³¹張鳴鳳和後七子交遊，與王世貞、吳國倫往來甚密，王世貞語其「桂林初見一枝來」，可見其張鳴鳳的才情與風貌。然而其文名不顯，或許跟張鳴鳳本人的際遇有關。以《廣西通志》四庫提要為例，雖言其人其書，卻出現訛誤：「自桂林、象郡之名著於《史記》，厥後南荒輿志，漸有成編。其存於今者，如唐莫休符之《桂林風土記》，段公路之《北戶錄》，宋范成大之《桂海虞衡志》，明魏濬之《嶠南瑣記》，

²⁵ 明·吳國倫：〈復吳子彬左司馬書〉，《甌顰洞稿》，卷 54，頁 2478。

²⁶ 明·王世貞：〈與張羽王〉，《弇州山人四部稿》（臺北：偉文圖書出版公司，1965 年），卷 122，頁 5711。

²⁷ 明·沈明臣：《豐對樓詩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44 冊，頁 491。

²⁸ 清·汪森編：《粵西詩載》，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65-146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據筆者統計，《粵西詩載》收錄張鳴鳳詩作十首。

²⁹ 清·朱彝尊：《明詩綜》，收入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名著》（臺北：世界書局，1962 年）。

³⁰ 清·金鉞：《廣西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65-5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³¹ 清·陳田：《明詩紀事》（臺北：明文書局，1991 年）。

張鳳鳴（筆者案，應為張鳴鳳）之《桂故》、《桂勝》，皆敘述典雅，掌故可稽。」，張鳴鳳成為張鳳鳴，更遑論對其人其書的理解。³²編纂《桂勝》可以看成他在詩歌文采的抒發之外，結合個人「好遊」³³及地域情感之作。

（三）《桂勝》之體例及碑刻文本

雖然四庫提要指出《桂勝》與康海《武功志》、韓邦靖《朝邑志》為明代輿記之代表，但「自為別調」顯示其書籍身分是模糊、鬆動的，因而方志學不視，³⁴文學界亦不識。³⁵我們也可以看成由於文人的書寫，使得明代方志的史料性質別具文人的思辨與觀點。胡曉真在《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書中即以田雯《黔書》為例，提出關於地方歷史的資料纂輯與撰述，模糊了「志書」的寫作規範，交織知識與美感，有其豐富的書寫層次與文學意味。

³² 由於張鳴鳳在《廣西通志》四庫提要中被抄錄的書工寫成張鳳鳴，以至於趙園在《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依然沿用。見趙園：《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71。足見張鳴鳳之名號鮮為人知。

³³ 張鳴鳳於王士性〈入蜀稿序〉有言：「張子故喜遊，積二十餘年杭策諸山，革視公半，固已屈伏。」明·王士性著，周振鶴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510。

³⁴ 巴兆祥《方志學新論》在第三章〈方志發展史專題〉特別討論康海《武功縣志》、韓邦靖《朝邑縣志》，而獨缺《桂勝》。見巴兆祥：《方志學新論》（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年），頁87-88。

³⁵ 卜正民（Timothy Brook）指出，十六世紀是各類志書出版開始普及並逐漸定型化的時期，許多州縣與名山寺觀也在此時出版專志。他將在萬曆間開始大幅增加的志書寫作及出版歸因於士人階層的擴充，以及對地方社會的參與，乃至於地方意識的勃興。見Timothy Brook, *Geographical Sources of Ming-Qing History*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2), p. 33; 另可參張英聘：《明代南直隸方志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頁32-40。

³⁶從劉繼文編書的發想以及四庫提要所述：「以山水標目，各引證諸書敘述於前，即以歷代詩文附本條下，而於石刻題石之類，搜採尤詳」。《桂勝》一書以桂林山川的碑刻為文本，搜採纂輯石刻題石，風景化為石頭的刻痕；刻石傳鈔為紙上的風雲。從刻石到紙本，傳遞著文人的腳蹤與心影。

碑刻文化濫觴於先秦，而在《文心雕龍·誄碑》有云：「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埤嶽，故曰碑也。周穆紀跡於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雖其傳說記載已難於考辨，卻透露出碑作為「物」的特徵，其具有結合著事件與文字的屬性。曹淑娟在〈唐人園亭碑刻的地方書寫與意義詮釋〉³⁷一文中，對於碑刻文化進行歷史考察，從原有祭祀禮器之用，漢末轉為塚墓碑，抒情、個人性的增強，及至魏晉更有「碑者，悲也」的說法，唐人喜立碑石，因此諸多碑刻文體流行，也建構出碑刻兼具器、文雙重性。程章燦〈尤物：作為物質文化的中國古代石刻〉³⁸則從「物質」、「文體」關照古代石刻文化的演變趨向及意義。更可知摩崖碑文兼具物質文化與文學意義的向度。從文學面向來看，桂林的摩崖石刻既是文人駐足的痕跡，遊歷者在觀想之中建立起自身與前代的關係，而記錄其行遊過

³⁶ 見胡曉真：〈治理之書與審美經驗〉，《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年），頁179-216。筆者也提出有關私人修志的纂組知識的方式的觀察角度，對於明人方志的文學探索，尚有發展的空間。見范宜如：〈謝肇淛《滇略》的書寫視域及文化意蘊〉，《國文學報》第55期（2014年6月），頁165-200。

³⁷ 曹淑娟：〈唐人園亭碑刻的地方書寫與意義詮釋〉，《淡江中文學報》第38期（2018年6月），頁1-42。

³⁸ 程章燦：〈尤物：作為物質文化的中國古代石刻〉，《學術研究》2013年第10期（2013年10月），頁127-136。

程，則又提供了後來者，反覆追想的時空聯繫，具有文本的中介性。後之觀者，既是遊者，亦是讀者，而觀看石刻後的再書寫，又從讀者成為作者。如何能有雙重層次的體證？正是《桂勝》成書的意義之一。原本的摩崖碑文，各自分布在桂林廣袤的各個遊覽據點，透過纂輯的歷程，同一景點可以前後遊人之作如圖卷般展示。前後對照，突顯了觀覽勝景中的有關時間與空間的課題。以如朝陽亭與水月洞的命名過程為例，可見一斑。《桂勝》在「水月洞」類目底下並置以下兩篇文章。

張孝祥〈朝陽亭記〉：仲欽欣然舉酒屬余曰：茲亭由我而發，盍以銘之。余與仲欽頃同官建康，蓋嘗名其亭曰朝陽，而為之詩。非獨以承晨曦之光，惟仲欽之學業，足以鳳鳴於天朝也。今亭適東鄉敢獻亭之名亦以朝陽，而巖曰朝陽之巖，洞曰朝陽之洞。元順道深合辭稱善，即書巖石記，其所以俾鐫而存之，以諗來者。³⁹

范成大〈復水月洞銘并序〉：水月洞剗灘山之麓，梁空踞江，春水時至，湍流貫之，石門正圓，如滿月樣，光景穿映，望之皎然，名實其實，舊矣。近歲或以一時燕私，更其號為朝陽，邦人弗從，且隱山東洞既曰朝陽矣，不應相重。乾道九年秋九月初吉，吳人范成大、莆田人林光朝，攷古揆宜，俾復其舊，成大又為之銘，百世之後，尚無改也。銘曰：「有嵌孱顏，中淙漲湍。水清石寒，圓魄在上。終古弗爽，如月斯望。灘山之英，灘江之靈。復其嘉名，范子作頌。勒於巖嵒，水月之洞。⁴⁰

命名即是一種有意義的言說方式。朝陽洞之命名隱含了人我的互動，由文中「非獨以承晨曦之光，惟仲欽之學業，足以鳳鳴於天朝也。」可知。范成大點出命名的原委來自兩人的

³⁹ 明·張鳴鳳：《桂勝》，卷1，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11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頁12。

⁴⁰ 明·張鳴鳳：《桂勝》，卷1，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117冊，頁13。

私誼：「以一時燕私更其號為朝陽，邦人弗從」，再從地貌特質論析命名「水月洞」之因：

「石門正圓如滿月樣，光景穿映，望之皎然」。此外，由於書本載體之特性，二文並置閱讀，呈現相互對觀之趣味與意蘊一言「俾鐫而存之，以諗來者」，一言「百世之後，尚無改也。」對照觀之，則可見「命名」之「獨占性」。⁴¹新的地景在命名的過程中被辨認出來，景色、各種主體位置、文字、文跡、也在風景形成的過程中有了自己的位置。從摩崖碑文—拓印文本—書籍，從山水到碑刻以至於書籍文本，都是貯藏情感與記憶的方式，也是文人行旅經驗的整合與彙編。

以下根據《桂勝》所述的山水景點製一表格，以說明其《四庫提要》所謂「《桂勝》以山水標目，各引證諸書敘述於前，即以歷代詩文附本條下」之體例。其中第一欄亦即張鳴鳳對此地的概要描述，多就方位、景物、命名等地理特徵作一說明，即為「導言」。其次則收錄詩、文、題名等，筆者依次統計，以利對比；最末「灘山人曰」則是張鳴鳳對景物、命名、歷史的重新評斷，並論及個人的收錄標準。

景點	導言	詩	文	題名	灘山人曰	收錄統計
----	----	---	---	----	------	------

⁴¹ 宇文所安〈特性與獨占〉一文指出：「擁有一種獨特的風格，或者一篇不同尋常地描述了一經驗或地方的作品，是將所有權傳之後世的更可靠的手段。」又指出：「作者通過文本在話語的層次上完成了對景物的占有，法律形式上的占有，是通過買賣交易實現的，而將之書寫成「記」，則是一紙文化意義上的佔有契約。」見美·宇文所安著，陳引馳、陳磊譯，田曉菲校：《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頁11-36。

獨秀山	○	4	2	8	○	14
灘山	○	8	3	6	○	17
雉山	○	8	0	16	○	24
南溪山	○	6	2	19	×	27
伏波山	○	16	3	28	×	47
七星山	○	8	1	18	○	27
玄風洞	△	4	1	4	×	9
彈丸山	△	3	0	5	×	8
（曾公巖）	闕	11	1	19	×	31
龍隱山	○	21	0	32	○	53
屏風山	○	2	2	9	○	13
疊綵山	○	4	2	10	○	16
寶積山	○	4	1	7	○	12
隱山	○	16	3	19	○	38
潛洞	△	3	3	3	×	9

西山	△	7	2	6	×	15
中隱山	○	3	1	8	○	12
清秀山	○	4	1	7	○	12
虞山	○	3	5	1	○	9
堯山	○	2	0	0	○	2
辰山	○	4	0	1	×	5
穿山	○	0	0	2	×	2
琴潭山	○	0	0	1	×	1
望夫山	○	0	0	1	×	1
灘江	○	4	2	0	○	6
陽江	○	1	0	0	×	1
南溪	○	1	0	0	×	1
彈丸溪	○	0	0	0	×	0
訾家洲	○	4	2	0	×	6
朝宗渠	○	0	2	0	×	2

註：其中，橘色一條因書原闕之故，未能得知為何景點，但就題名推斷應是曾公巖。而標

有△符號，代表張鳴鳳僅引他書，未加說明。

從這份表格可看出這本書的特殊性，它既是一部由官員主導，號召文人進行的「文化記憶工程」；也是歷代宦遊文人觀覽桂林的集體創作博物館；更隱含張鳴鳳閱讀、整合、輯錄的思路。以下先解讀張鳴鳳在《桂勝》中的「導言」、「灝山人曰」的部分，以見其景物、碑刻與文本之間的關聯。

三、摩崖碑文與地方記憶

（一）景物命名與方位敘寫

摩崖碑文為永恆存留的石刻，拓印成書則為易流傳的文本。石刻之所以能被保留，其實含括著對於某種標準的遵循和刪減。所謂記憶的儲存，其實蘊含著人為的擇選活動。任何記憶都需要一個可供寄寓的場所，從石頭上的記憶到文本上的記憶，從「灝山人曰」的敘述中即可知張鳴鳳對這些事件的掌握、貯存，分類與刪除，亦即文本的輯錄標準。而「導言」則有提綱挈領之功，以第一篇「獨秀山」為例，即有景物之定位、歷史之軌跡、人物之標舉等面向，例舉如下：

踞城稍東，凝秀獨出，頗與衆山遠，故曰獨秀。國初考卜其陽爲靖江，宮殿朱邸，四達周垣，重遶蒼翠，所及皆禁籞間。地以故彤亭畫觀，上出雲表，下漸清池，最爲諸山麗觀焉，外人鮮得至者。山故刻有孔子像，按圖乃元人所爲，及見鄭叔齊記，則即山建學。自唐已然，莫休符謂其時有從事所居，似唐以前府治亦在是。有巖曰讀書，以劉宋時始安太守顏延之著名巖前，故有五詠堂，鐫顏五君詠。⁴²

這段敘述指出獨秀山、讀書巖之命名由來，一以山形之獨特，一因顏延之之史跡。並提及靖江府之設置及其外觀。元代所刻之孔子像與劉宋顏延之所鐫〈五君詠〉則為獨秀山之人文景觀。導言的書寫，有涵括一地沿革之意圖。文人寫作雖有其體例，然而，景物各自不同，導言必須回應每個山水景點的特質，如「南溪山」導言，則著眼於情境摹寫，如「諸峯迴合，四壁峭懸，烟翠黝蒼，著衣如染。唐李公渤愛其映帶溪流，特於玄巖、白龍，多所穿築。」⁴³「黝蒼」、「如染」之言，別具情韻。又如文末「其前有道觀，長松落落，據床小憩，頗有蕭疎之狀。然似不若白龍、玄巖，俯映寒漪，流翫芳藻。花猶池植，鳥似家禽；隔水茆居，砧杵間發，不知身在奔蕩之野也已。」⁴⁴。以個人的體驗與懷點染南溪山劉仙巖、通明巖之雲水風景。或聚焦於景物命名，如「龍隱山」導言所云：

⁴² 明·張鳴鳳：〈獨秀山〉，《桂勝》，卷 1，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 117 冊，頁 1-2。

⁴³ 明·張鳴鳳：〈南溪山〉，《桂勝》，卷 1，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 117 冊，頁 25。

⁴⁴ 明·張鳴鳳：〈南溪山〉，《桂勝》，卷 1，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 117 冊，頁 26。

七星迴映，並薄青旻。惟龍隱分道，宅南自表，宜以巖名。建山之號云，或曰龍影，以龍去影存。游者刺舟，轉碕入竇，見其上石裂長數丈，作鱗甲形，登岸緣麓，則有大巖如排高門坐，堂皇可以廣宴，或題曰龍騰。謂龍已絕地上飛。闕右亦有巖曰月牙，狀月之初。⁴⁵

「龍隱」巖「迴映」七星山。而龍隱巖初名「龍影」，以「龍去影存」為緣由；「龍騰」之名，則因遊人泛舟，仰視石裂之形如鱗爪所名。「龍隱」、「龍影」、「龍騰」三者之名皆從其景。閱讀張鳴鳳撰寫之導言，遊覽者可知其梗概，又可見景物之擬象與地景型態。此外，對於景物方位之敘述，實為「導言」之重點，如「伏波山」：

山東劃江巖亦東嚮，自非風雨晦冥，初景微射，先燭巖室，漸晃潭壑，孤峰羣木如出潭裏。亦巖居川，觀之麗矚也。且無他道可入，非舟莫達，故游舸多集其下。唐伏波廟在郭東北二里，去山較遠。宋元豐間，游者題作汙波，取麓遏瀾迴，故云。任呂賦詩於巖曰：「玩珠不似後人，相循環珠已也。」或云：「還珠亦宋人，為桂帥清德之頌。」蓋比孟嘗珠去復還焉，以其時合浦隸桂部，其意則美，惜無所據。山後則桂城東北，雉堞交加，故西一面界在城中。東北有蒙亭遺址，亭詩與記并鐫山壁。又癸水光月兩亭，今廢。題名內有「龍石在木龍，渡去山里許」，水中有石龍狀，可羣飲其上，巖門又有試劍石，亦鑿空。伏波為之者。⁴⁶

除了地名歷史之辨析，也描繪了伏波山的方位，如「在郭東北二里」，「桂城東北」等。

田曉菲曾指出：遊記裡，空間是一個關鍵的組織原則。遊記作者常常給出如何從此地到彼

⁴⁵ 明·張鳴鳳：〈龍隱山〉，《桂勝》，卷2，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117冊，頁27。

⁴⁶ 明·張鳴鳳：〈伏波山〉，《桂勝》，卷1，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117冊，頁35。

地的實用說明。⁴⁷以此觀之，張鳴鳳隱然於此加入了「遊覽」的指引。

張鳴鳳在撰寫導言時，除了強調地景的特殊性，地名的緣由（如以「麓遏瀾迴」取作「洑波」），人文歷史的軌跡之外，也會加上個人的判斷，譬如稱前人所賦之詩「其意則美，惜無所據」。再如「清秀山」的導言，從方位的標示，地名的演進（從「新山」—「清山」—「清秀山」），再以山水地景朗現「清秀」之美，紀實的敘述中掩映個人的情思，敘述如下：

從西清門下，濠石道上，西阜入夾山口，緣山行一里許，有塘曰清巖。出其上，初名「新」，後仍塘名曰「清」，最後加以「秀」云。環桂諸山本以孤峭標秀，而是山則岡連隴湊，盤紆崑鬱，長可一里餘。獨以巖門下瞰塘水，山澤通氣，清彩映發，如其名焉。一入巖門，則有兩巖東西對闢，上出山半其迴朗亦適相敵，北郭諸山近在東牖，可招而至。其西則陽江北來，倚巖可望。批崖越壑其流汨潏，過下莊居者，前水波寬緩，山漸深土漸衍，似村塢可居者。然去是山不甚遠向，南行三四里，出夾山，潛洞、隱山蹲踞其口，頃行山中，見衆山環合江出其裏，愛其邃麗，以為近郭希有，且幸秋霽一得縱目，世顧莫之問然。亦以山隔在西北一隅，不惟遊者少所命駕，即舉名罔識所在矣。⁴⁸

從這段文字可見此地雖秀麗如斯，然世人多未知，「愛其邃麗，以為近郭希有」之語更可知其為「地」發聲之情感。「七星山」的導言也有類似的感嘆：「雖積乳所鐘，巧踰雕畫，孰為此者？造物人謀鬼謀烏可效乎？惜不遭班、張、左、潘睹靈秘，發盛藻，賦之以傳。」

⁴⁷ 田曉菲：《神游：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的行旅寫作》（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頁223。

⁴⁸ 明·張鳴鳳：〈清秀山〉，《桂勝》，卷4，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117冊，頁1-2。

而徒得崑瑣如宋以來載筆者，能無慨哉。」⁴⁹文辭中雖有文人相輕之貶詞，卻可知張鳴鳳在纂輯過程中縱觀桂林山水以及閱讀文本的感懷。

（二）「灝山人曰」呈現的價值判準

導言的敘述要點，張鳴鳳多以命名緣由、地景特徵為主，其中也會引述它書內容為徵引題材。就「灝山人曰」的部分，則隱含個人觀點及價值判斷。此處，除了可以看見他對桂林各景有關自然、歷史層次的人文關懷，也蘊含了由摩崖石刻所連結的人文地景，構成了地方記憶。以下則說明「灝山人曰」所顯示的選文判準及個人情懷。

其選錄文本，文采是判斷的準則之一。以龍隱山碑刻文獻為例，其中一首詩僅錄作者，未錄全詩：

朱晞顏〈又暇日過龍隱山，有以千葉白梅獻者，輒成鄙句〉

素艷重重疊雪輕，先春不怕雪霜凝。人言五嶺地皆熱，誰折一枝寒欲冰。似笑踈花太孤瘦，故教密葉擁千層。湘南別有新春樣，拚醉花前喚不應。

同時胡寺丞劉教授和梅詩以不及朱，故不錄。⁵⁰

由於未錄「胡寺丞劉教授和梅詩」，因此未能判定其文筆。但在〈望夫山〉有云：「審以

⁴⁹ 明·張鳴鳳：〈清秀山〉，《桂勝》，卷2，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117冊，頁1-2。

⁵⁰ 明·張鳴鳳：《桂勝》，卷2，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117冊，頁32。

其詩文爾雅乎」之語。⁵¹據此可見其對於碑刻文本之「文學性」的追尋。除文采外，他以「真實」做為標準。這個「真實」牽涉到歷史事實以及文本真偽問題。同時，也看到張鳴鳳對於「傳說」的解讀，他以為就歷史脈絡而言，虞山「傳說」不可盡信，錄寫如下：

灘山人曰：談舜事者，當據虞典，其云陟方以死，未指何方，且蒼梧之名，二典咸曠，即如南巡狩至於南嶽，亦罔識上古所謂南嶽者安在。至漢武帝周行天下，所祭南嶽，寔維灊霍，舜德雖大，其如三苗以南難徧巡何？蓋壤隔種異，鳥言獸心，各自為域，不樂內屬者，聖人必不招徠之。況肯輕御六飛，遠越重阻，而畢命南荒哉？典無明文，故弗之信。大抵孔氏所刪，皆謬悠之說，史記不深考相徇云，然後世譏其輕信亦一事也。楚風好巫至婆娑舞二妃，屈平陳其辭，漢人踵其故，度湘以南，率用二妃事，又謂蒼梧山帝舜葬于陽，丹朱葬於陰。或又謂二妃葬衡山，乃唐莫氏《風土記》云：雙女冢在府城北十里，俗傳舜妃尋帝葬於此。不懼非聖，曷恥誑俗，故不以錄。噫！斯固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⁵²

張鳴鳳不依莫休符之說，排除傳說。一方面可強化蒐羅碑刻史料的客觀性，二方面也有重構桂林地方史的意味。尤其《桂勝》是在官方主導之下的編纂工程，「求真」的需求結合個人的審美意識，自然出現了眾多的「不錄」、「不采錄」。如「寶積山」特別排除「域外」之說：

灘山人曰：山故有元在菴主居，自為歌述。元在之意，皆西方餘論流入中土者所演

⁵¹ 明·張鳴鳳：《桂勝》，卷2，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117冊，頁25。

⁵² 明·張鳴鳳：〈虞山〉，《桂勝》，卷4，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117冊，頁15。

說，例不采錄。⁵³

就此顯示其所見之「主觀」，然而也讓人思考，這究竟是時代的限制？抑或張鳴鳳個人的見識？書寫有其時代特質，也有其社會脈絡，留下來的不會被遺忘，然而有可能被誤讀，這也是面對歷史文本必須謹慎的地方。再如「堯山」之論，不也顯示了張鳴鳳的謹慎，以及對於文獻保存與立名之感嘆？

灝山人曰：桂諸山，堯特以高廣稱，其他則洞穴空邃，或納行雲，或枕流水，可備潛夫之卜。然負策郊行往往而是，其名難以徧舉。……唐宋以世代寢遠，姓名易滅，故多方訪錄，非獨以補文獻之闕，亦以成前列立名之意。不然何山不巖，何巖不佳，奚直取此十數山為耶？⁵⁴

此外，對於巖壁所有權的省思，有云：「惟士大夫所題名，昔本賢豪，今餘文字，就壁按視，一值其人，如蘇轉運之高義乎。低迴其下，必不忍去。竊慨夫把翰舊區，行觴餘址，衣冠所萃，丘墓是叢。乃何地不可歸骨，獨與是山爭尺寸之土，甚無謂也。飭以厲禁，使人不侵。其惟賢府公明令君乎。」⁵⁵則面對碑刻記憶與山水景觀孰重之課題。題壁原本是記憶的中介，然而當山林盡成丘墓，風景竟成了私人記憶的處所！由此亦可見當初召集文士拓印碑刻，是未加揀擇的。必須透過張鳴鳳的整輯、汰選、評述，才成就這部詩文總集。

⁵³ 明·張鳴鳳：〈寶積山〉，《桂勝》，卷 3，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 117 冊，頁 13。

⁵⁴ 明·張鳴鳳：〈堯山〉，《桂勝》，卷 4，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 117 冊，頁 24-25。

⁵⁵ 明·張鳴鳳：《桂勝》，卷 1，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 117 冊，頁 25。

關於陵墓風景，他也提出具體的批判：「至若曾之神道、羅之御書，並勒巖阿，用垂不朽，固孝子慈孫之心。然水木非其墓道，林壑異夫先祠，況眾遊之所歸，豈一姓之獨侈？」⁵⁶風景為眾人所共有，而非個人情思之所在。包含對元祐黨籍碑的質疑：「又元祐黨籍崇寧，獎諭勅書，懲既非惡，賞亦非功，何足視後世乎？」⁵⁷都可以看出他對於倫理與治理，遊觀之公共性的思維。

從以上所述之選錄標準以及對於相關人物的品評，可以看見張鳴鳳藉由編選《桂勝》與政治現實的對話。如〈清秀山〉所述：「叔恭大節殊無足觀，方於時號為砥礪名行者，不為是山移文追數，而反引之為己榮。或呂既隔世而公議遂暫弭，未可知也。不然，以方矯矯而慕彼碌碌，生平自許何如哉？余於是竊有異焉。」⁵⁸此處所述為方信孺與呂愿忠（叔恭）之刻文。方信孺於刻石中有言「嘉定甲戌六月六日始遊清秀巖，呂叔恭得此巖亦甲戌歲，刻石猶可考。」僅有此言，張鳴鳳即加以點評，可見其所重為「大節」。對應其政治生涯，或可有同情。⁵⁹的理解。再以以下文為例，可見其對宋代文人之評論與追想：

⁵⁶ 明·張鳴鳳：〈龍隱山〉，《桂勝》，卷 2，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 117 冊，頁 46-47。

⁵⁷ 明·張鳴鳳：〈龍隱山〉，《桂勝》，卷 2，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 117 冊，頁 46-47。

⁵⁸ 明·張鳴鳳：〈清秀山〉，《桂勝》，卷 4，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 117 冊，頁 5-6。

⁵⁹ 明·張鳴鳳：〈清秀山〉，《桂勝》，卷 4，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 117 冊，頁 3。

灘山人曰：游觀美而舟輿湊，學士集而雕鏤繁。終宋之世騰隱兩巖，衣冠填委矣。畧覽文字，識其名氏，不無先政之思，清直如張公田、恬澹如李公師中，所至有惠政如苗公時中，而余公靖則勳名最優者也。抵掌文苑，娛情水石，如章太常峴之清思、方提刑信孺之雋賞，蓋亦來遊之傑焉。而其他……出余觀記之外，及未列名茲山者，何可殫舉？⁶⁰

典範人物的標舉，除了是歷史的真實、地方的記憶；就遊覽的角度（或今日所謂觀光旅遊），在地標之外，加入了文人的故事。景物與人文相對應，李渤、范成大等人皆成桂林地方史的典範人物。

（三）闕文的難題

在《桂勝》採錄的石刻文字當中，往往有關文之現象，如「雉山」題名有云：

「壽出錢於此，大觀庚寅九月二十一日刻首有 闕 文」⁶¹

又或者〈伏波山〉載〈方信孺寶晉米公畫像記〉，其中有云：

寶晉米公世居太原，後徙襄陽，自公始定居潤州。以宣仁后恩補祕書省校書郎浚光尉 闕 入淮南幕，改宣德郎知雍丘縣， 闕 監中嶽廟授漣水軍， 闕 發運司勾當公事 闕 撥發入為奉常博士，知常州不赴管勾洞霄宮，知無為軍，復召為書畫院博士，擢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瘍生於首，謝事不許，卒於官 闕 年 闕 月葬丹徒長山

⁶⁰ 明·張鳴鳳：〈龍隱山〉，《桂勝》，卷 2，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 117 冊，頁 46-47。

⁶¹ 明·張鳴鳳：〈雉山〉，《桂勝》，卷 1，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 117 冊，頁 23。

下。信孺頃過滄光，訪公遺跡，得北山養疾篇及闕石刻。闕來桂林，復得僧紹言詩序及伏波巖與潘景純同游石刻。闕公嘗尉臨桂秩滿，寓居西山資慶寺，頗與紹言游，故有此作，其他蹤跡則缺如也。至於序中云書於桂林闕堂，今亦失所在，豈舊尉闕耶公作畫史闕始尉官桂林，而是時文章翰墨已足以高跨千古然。蔡天啟誌以下原闕⁶²

就此闕文的如實呈現，既是一種斷裂式的閱讀，卻也更加表現出此碑刻的真實。讀者透過閱讀探索的歷程，闕文的存在會使其閱讀產生中斷，但此中斷也彰顯了紀錄的真實性。當自然風物受到時間的侵蝕，必然產生磨損，而這些闕文，造成了閱讀的中斷，既是一種提醒，也是一種詩意。然而，成為書冊之後連續出現的「闕」文，讓人想像文本的文整性，卻又知不可重現。碑石之破損不可挽回，其間的抒情自我與歷史感懷，形成了情感與思想的斷裂。於是，在理性的刪修與輯錄標準之外，張鳴鳳面對石刻，每每出現抒情之感懷。如：

唐李公渤名其洞之水，曰蒙泉。疏泉出山名之曰蒙溪。諸洞之名，各有三隸書曰朝陽、夕陽、南華、北牖、白雀、嘉蓮，疑即渤筆。宋人云：北牖有渤題名，今不知所在。⁶³

積廢太甚，不可復支矣。⁶⁴

⁶² 明·張鳴鳳：〈伏波山〉，《桂勝》，卷 1，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 117 冊，頁 43-44。

⁶³ 明·張鳴鳳：〈隱山、潛洞山、西山〉，《桂勝》，卷 3，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 117 冊，頁 14-15。

⁶⁴ 明·張鳴鳳：〈隱山〉，《桂勝》，卷 3，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 117 冊，頁 15。

詩及序半減不能錄矣。⁶⁵

這些敘述，皆可看見張鳴鳳對於「斷裂」、「不再」的感懷，更顯示了碑石的時間感；在

〈屏風山〉的灘山人曰中，曾有感於「立名之難」，更逼顯了地景與人文之間的存有與創造。張鳴鳳之敘述如下：

灘山人曰：余從巖壁讀李彥弼〈兌州記〉，而重有感於立名之難焉。程氏帥桂，暴兵竭貲以奉異類，外之夸示州部，內自結於君相，顯有榮名，世載不替，宜矣。未幾，而貽梁安世之刺，其指與《宋史》符，豈漢法所謂「附下罔上，懷譖迷國」者耶？夫既偷取及身之榮，又欲規徵永世之譽，假寵文士雕篆名山，自以為計之得。李記豔矣，如罔功實何？故不敢取，載侯語，卑卑第為山存之，至今里人亦無復知有何「程公巖」者。范文穆在鎮，坦示綏裏（應為懷。原刻無左心旁，誤為裏。），不矜威略，公府多暇，率遊宴水石。方赴桂，記《驂鸞》，比去桂、入蜀，《虞衡》有志，今見傳世間；吳則丹青石湖，桂則俎豆名宦，不期名而名隨之，太史公曰：「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茲巖見之矣。⁶⁶

再者，張鳴鳳見陸游之題名「剗磨過半」，因而有感：「灘山人曰：山故有遊者，鍾春伯、范旂叟姓氏經畧，新作郡齋詩，亦在其間。詩蓋張維諸人，作苔凝水蕩不復可錄，又有杜循自記所得陸游書與詩。南宋文名，陸生最重。然亦剗磨過半矣。曾宏正詞非邁俗，故獨

⁶⁵ 明·張鳴鳳：〈辰山〉，《桂勝》，卷4，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117冊，頁17。

⁶⁶ 明·張鳴鳳：〈屏風山〉，《桂勝》，卷2，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117冊，頁52-53。

存題名。」⁶⁷

面對闕文，張鳴鳳既以抒情的語調，讓讀者看見「不知」、「不可」與「不能」的時空軌跡，又儘可能地告知後來者所遺存的內容。今日閱讀《桂勝》，往往在翻頁之中看見空白書頁。以空白突顯闕文，可見編選者係透過書籍的傳播型態，讓讀者面對失落的刻文，共同面對闕文的難題。

四、山水與碑刻共構之地景

和辻哲郎在《風土》一書指出，「風土」並非僅是自然現象，而是人相應於氣候、地形、風俗等景觀，在歷史脈絡底下所積累的與環境相融的智慧。自然環境是以人的風土性為具體基礎，並由此蛻化出的客體。⁶⁸桂林自然景觀之奇景，文人遊客皆為之嘆賞不置。尤其以桂林巖洞為書寫之對象。約翰·伯格（John Berger）所述：「照片是靜態的，因為它中斷了時間。素描或油畫也是靜態的，但原因是它包含了時間。」⁶⁹透過書寫的媒介，收納了自然時間與個人在場的人文時間。

⁶⁷ 明·張鳴鳳：〈灘山〉，《桂勝》，卷1，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117冊，頁17-18。

⁶⁸ 日·和辻哲郎著，陳力衛譯：〈有關風土的基礎理論〉，《風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4-18。

⁶⁹ 英·約翰·伯格著，吳莉君譯：《觀看的視界》（臺北：麥田，城邦文化出版，2010年），頁211。

自然有兩個方面：它將自己顯現給我們的感官，表現為由活的世界和宇宙呈現給我們的豐富景象，與此同時，它最重要、最深刻、最有效力的部分卻隱藏在現象背後。⁷⁰以此觀點聯繫文人對自然山川的追尋，無非嘗試揭開此自然面紗的歷程。每個山水景點，雖然已有前人書寫，後來者總是要續寫或重新詮釋他們見到的地景，正因為「自然愛隱藏」，⁷¹而文人更想追尋、透過書寫對話。這也是編纂、閱讀《桂勝》可以看到文人面對山水的身心歷程。

（一）觀看的位置

張鳴鳳的書寫位置分別為編選者、讀者與作者。就《桂勝》一書而言，張鳴鳳為撰寫前言及總論所蒐集之題壁詩文者。從張鳴鳳所著《張羽王集》一書所列之《桂勝》，僅為導言及總論（灝山人語）。雖說作品名稱都是《桂勝》，內文卻有所差異。這不只是版本的問題，而是後代對於《桂勝》的定位。（當然，《張羽王集》為張鳴鳳之孫所編纂，焦

⁷⁰ 法·皮埃爾·阿多著，張卜天譯：《伊西斯的面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40-41。

⁷¹ 「自然愛隱藏」係《伊西斯的面紗》一書曾提到的觀點。皮埃爾·阿多（Pierre Hadot）在1980年代曾經提到一個「自然的秘密」的概念。這個「自然的秘密」的概念要結合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箴言「自然愛隱藏」來理解。根據普魯塔克（Plutarque）轉述的一則古代銘文，被阿波羅揭開面紗的女神雕像、也就是象徵自然的女神伊西斯曾說：「不曾有凡人揭開過我的面紗。」因為自然是「愛隱藏」的，自然總是因為其「愛隱藏」而充滿神秘感，因此自然的面紗是充滿奧秘的面紗，面紗的背後隱藏著的是自然的秘密。在與探訪自然、與自然互動的過程中，人雖試圖去揭開這道自然的面紗，卻因為自然愛隱藏，而無能真實探索到自然的真實本身。見法·皮埃爾·阿多著，張卜天譯：《伊西斯的面紗》，頁37-47。

點自然在張鳴鳳本人。) 我們現在閱讀《桂勝》，夾雜著前人的閱讀視野。包括四庫館臣視二者為一書的考量，張鳴鳳觀看崖壁刻文的視角、張鳴鳳編選《桂勝》時「求真」與「核實」的目光；此外，就崖壁刻文本身，亦有宦遊者在崖壁之前的審美眼光，刻文時的創作視角；後來者面對刻文的心態（情懷）以及自然山水的眼睛。這些眼光的流動、流轉與交接，產生了閱讀者多重的文化想像。在文本中屢屢出現「觀覽」、「看」的視覺語彙。如：

「神龍舊隱處，仰視多辟易，蛻迹凜猶存。」（卷一，張栻〈紀所遊〉，頁 11）

「細睨懸崖上。」（卷一，頁 15）

「是日春和景明，天氣清淑，因從容褰亭，遍觀前賢鐫刻，過午而歸。」（卷一，頁 24）

「左睨右瞰。」（卷一，唐李渤〈玄巖序〉，頁 29）

在《桂勝》四庫提要所指的是石刻、題石，在《徐霞客遊記·粵西遊日記一》則是「前賢鐫刻」，「摩崖」、題額等等。要之，皆是指「石（碑或崖）上的文字」。如是，碑自碑，山水自山水，如何能說是「山水與碑刻共構的地景」？我們不妨從 Mike Crang《文化地理學》所談的「地景」加以辨析。Mike Crang 指出，地景作為一個可供解讀的文本（text），由不同的人群習俗、信仰和實踐所塑造的表意系統（signifying system）⁷²而《桂勝》的碑刻正呈現了「地景是張刮除重寫的羊皮紙。刮除原有的銘刻，再寫上其他文字，如此不斷

⁷² 英·麥克·克蘭（Mike Crang）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頁 35-55。

反覆。先前銘寫的文字永遠無法徹底消除，隨著時間過去，所呈現的結果是混合的，刮除重寫呈現了所有消除覆寫的總和。」⁷³雖然此處的刮除、重寫、銘刻等均為隱喻，但恰好呼應了本文所關注二書中的山水與石刻，及二者所創造的地景。題壁——是文人與風景的互動、產生地標、痕跡、名勝與記憶。而對於旅行者而言，來到一處「空間」，是透過自己的身體行動及觀看、紀錄，使得這個陌生的空間得以成為「地方」。⁷⁴而這些觀察、感受、敘述、紀錄等等成為文章並鐫刻於石（崖）上，成了文人親臨山水的見證。後來者進入現地山水，同時「看見」山水與詩文，這個瞬間，他所領受的文學地景，有了歷史的縱深，有了人文的地標，更有他個人於此時此刻的地方感與情懷。

由於《桂勝》中的觀看，涵括了自然山水以及崖壁刻文、題壁詩文的物質性存在，包含了詩文內容自身，還有文字的痕跡。題壁——是文人與風景的互動、產生地標、痕跡、名勝與記憶。這也是張鳴鳳所言對「字迹」真實性之判讀：「黃金巖有妄僧作蘇內翰碑，余並置不錄。以數公未一至桂，假令今至矣，安得同時。即伏波米元章之題，心疑程李兩家父子所為。以經方提刑力辯之姑取入焉。」（《桂勝·書桂勝後》）這些人文地景記載者宦遊文人「暫停」的痕跡，以及他們曾經「在場」的歷史。

⁷³ 同上註，頁 35。

⁷⁴ 「地方」與「空間」是相互定義的詞彙，人文地理學者段義孚指出：「當人將意義投注於局部空間，然後以某種方式依附其上，空間就成了地方。」，參見美·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88 年），頁 4。

從編選時「援古質今」⁷⁵的眼光，以文采為重的文學性探索，到融入個人價值判讀的思考。張鳴鳳必須同時面對方志的公共性以及文學的私人性。而所收錄成書的是物質性的實體所拓印下的刻文，透過張鳴鳳以「灘山人曰」現身，以「文化考古學」式的角度考稽史實、區別真贋，反而證明了崖壁與石頭上刻文的真實，這些「物證」，成了「記憶所繫之處」。

（二）雕刻時光

《桂勝》是一連續性的巨大文本，可視為宦遊桂林的文人群體集體題詠的詩文總集。更重要的是，這些詩文題詠是由具「紀念碑」⁷⁶想像的物質形式構成，這些當初因山水審美而衍生的創作，形成了具有遺址座標的歷史標的物，創造了宦遊文人的地方感，又因其「在地景上寫字」，又可視為桂林的地誌/地景書寫，傳寫他們與山水相逢的抒情時刻。

文化記憶有其自己的固定點，它的視野不隨向前推進的當今點而變動。這些固定點乃

⁷⁵ 明·劉繼文：〈桂勝序〉，《桂勝》，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 117 冊，頁 3。

⁷⁶ 紀念碑式建築通常指的是規模宏大、歷史久遠的建築物，巫鴻：「紀念碑（monument）一直是古代西方藝術史的核心：從埃及的金字塔到希臘的雅典衛城，從羅馬的萬神殿到中世紀的教堂，這些體積龐大，集建築、雕塑和繪畫於一身的宗教性和紀念性建構，最集中地反映出當時人們對視覺形式的追求和為此付出的代價」，見美·巫鴻：〈「紀念碑性」的回顧〉，《美術史十議》（北京：三聯書店，2010 年），頁 113。此外，中國的宮殿建築原就可被視為紀念碑，如巫鴻：「中國藝術和建築的三個主要傳統——宗廟和禮器，都城和宮殿，墓葬和隨葬品——均具有重要的宗教和政治意涵」、「這些建築和藝術形式都有資格被稱為紀念碑或是紀念碑群體的組成部分。」見美·巫鴻著，李清泉、鄭岩等譯：《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6。

是過去的命運性事件，人們通過文化造型（文字材料、禮儀儀式、文物）和制度化的溝通（朗誦、慶祝、觀看）依然保持著對這種過去的回憶。⁷⁷任何記憶都需要一個可供寄寓的場所，從石頭上的記憶到文本上的記憶，各種事件的尋覓、貯存，分類與刪除由編纂者決定——張鳴鳳就扮演這個角色，他的標準或為文筆：「以不及朱故不錄」⁷⁸，或追求事件的真實：「灘山人曰：……雙女冢在府城北十里，俗傳舜妃尋帝葬於此，不懼非聖，曷恥誑俗，故不以錄。」⁷⁹甚至以其主觀意識，有言：「皆西方餘論流入中土者所演說，例不采錄。」⁸⁰這些說法，都可以讓我們省思，這是誰的地方？誰的記憶？於是，當後人閱讀《桂勝》，不也在張鳴鳳的文化視野下看待過桂林地景？這也讓我們思索山水的人文脈絡以及「後來者」面對時光的足跡所興發之感受。山水與碑刻共構的地景在時間的流動中，其實是會變易、殘損；其所存留的記憶是可能被遺忘的。風景如何複印？劉繼文、張鳴鳳傾全力拓印的文章可存於《桂勝》，供後人閱讀對照，但山水與石刻是會隨著時光會有「新」的面貌——使「後來者」不識、不知——在苔莽崖穴中，看見了世變與滄桑。在壯闊的大地山川上，誰又真能複印風景？

從碑刻看到的時間一方面是「瞬間」，另一方面又是具有延續性的時間（石碑的恆

⁷⁷ 德·哈拉爾德·韋爾策編，李斌、王立君、白錫堃譯：〈回憶有多真實？〉，《社會記憶：歷史、回憶、傳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2007年），頁102。

⁷⁸ 明·張鳴鳳：《桂勝》，卷2，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117冊，頁32。

⁷⁹ 明·張鳴鳳：《桂勝》，卷4，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117冊，頁15。

⁸⁰ 明·張鳴鳳：《桂勝》，卷3，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117冊，頁13。

久)；一方面是具體消逝的物理時間，另一方面卻又是永恆的歷史時間(終究被存留下來，無論此碑刻是否完整)石頭與詩文皆有具體的朝代與確切的人名，風景依舊，嵌入了歷史文本，石刻以其物質性的見證賦予歷史的在場，照見了山水與人文的永恆與遞變。一如研究者指出：「人與大山之間最常見也最古老的互動方式並非來自於建築，而是那些鑿刻在花崗岩巨礫和峭壁上的文字。這項鐫刻工程延續了幾個世紀，所刻文字被稱為摩崖或摩崖石刻，組成了一個巨大的書寫檔案庫。現實情境中，遊覽者並非僅僅登臨泰山，還同時辨認先人們的題字並傾聽其中古老的聲音。」⁸¹透過有意義的「石頭」(碑刻)的聯繫，使得後來的山行者、壯遊者隱隱然和前代有聯繫。自然山水因石碑而遺留了文人的心痕以及人文的軌跡。他在書寫時未必思考與前代的聯繫，後人則透過文人的編纂與話語，意識到我們從石刻所碰觸之歷史的聲音。觀看石刻的行動，使得文人之間產生了聯繫，這可以說是研究者的「後見」，透過歷史的景深，可以「看」到的課題。

五、結語

關於明代文學及文學史的研究，張鳴鳳可能只是「次級」人物，但學者曾指出，文學

⁸¹ 美·韓文彬：〈文字的風景——早期與中古中國的摩崖石刻〉，《藝術設計研究》第2期（2011年2月），頁21-26。也可參考李貴：〈地方書寫中的空間、地方與互文性——以黃庭堅《書摩崖碑後》為中心〉，《學術月刊》2014年第3期（2014年3月），頁27-36。

史也需要這樣的人物，才能映現主要人物的精采。廖可斌指出：「文學史的天空本來繁星點點，只有在重點考察耀眼明星的同時，也對它們週邊的群星作必要的觀照，才能還原文學史的真實圖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細致考察這些相對黯淡的群星，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使我們對文學的歷史場景有更真切的體認。」⁸²閱讀《桂勝》，也是閱讀另一種地景上的文人史。

張鳴鳳的觀察與敘述，除了具顯自劉宋以來桂林地方史的文本書寫，亦可得知文本的采集、編纂、詮釋與再現所面對的諸種難題。除了石刻的闕文與斷裂、文字的模糊與消逝，尚有編撰者的角度與書寫意識等等。凡此種種，加上文本傳播過程中可能遭逢的課題，即便「在地景上寫字」，也可能只是「一時多少豪傑」，時移事往，終將遺忘。然而，自然山水仍以其深幽奇景，召喚一代代遊人前往探索遊歷與書寫。

如果摩崖碑文也是一種物件，它顯示了人類文化的物質證據，標本、器物、藝術品，嚴格來講，從物可以看到生命歷程與群我關係。看見書寫者「信而有徵地表述一件具體特定的社會事實」展現「生活的真實塑像」，讓我們理解「只知其存在（或早已存在）於某處（或它處）的東西，變成某種真正屬於我們的、在我們的共通意識中的一種作用力。」

⁸² 見廖可斌：〈序〉，收入李祥耀：《楊循吉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

⁸³文學研究是一種時代心靈的掩映，也是一種歷史的造像，既是一種文化視野，也是反身性的思考。創作者經歷的事件，可以成為「召喚」、「記憶」的橋樑。在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看不見的城市》有一段敘述：

馬可波羅描述一座橋，一塊一塊石頭地仔細述說。

「到底哪一塊才是支撐橋樑的石頭呢？」忽必烈大汗問道。「這座橋不是由這塊或是那塊石頭支撐的，」馬可波羅回答：「而是由它們所形成的橋拱支撐。」忽必烈大汗靜默不語，沉思。然後他說：「為什麼你跟我說這些石頭呢？我所關心的只有橋拱。」

馬可波羅回答：「沒有石頭就沒有橋拱了。」⁸⁴

石頭與橋的說法恰可說明這本《桂勝》的原初——石頭與文字，摩崖碑文與拓印以及今日成書之型態。張鳴鳳指出：「是書粗成，深惟兩廣公暨當塗諸公加意文學，遣使搜訪……山雖神不能自言，文無脛不能自至。余何由寓目哉。」⁸⁵誠然，如果不是透過桂林文士的身體行動，如果不是由官方領銜推動這項工程，這部《桂勝》恐怕還是存於劉繼文的夢境之中。

從保存史料的行動實踐，到賦予文學、文化意義的編選考量。考辨神話、傳說課題，

⁸³ 一如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 指出：「在我們週遭，是一個由旨趣紛歧、形構各異的作品所綴成的廣袤的、幾乎是連綿無間的場域。」美·Clifford Geertz 著，楊德睿譯：《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臺北：麥田，城邦文化出版，2002 年），頁 73。

⁸⁴ 義·伊塔羅·卡爾維諾著，王志弘譯：《看不見的城市》（臺北：時報文化，1993 年），頁 108。

⁸⁵ 明·張鳴鳳：〈書桂勝後〉，《桂勝》，卷 4，收入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 117 冊，頁 1。

勾勒文史知識與桂林地貌，在公共性的方志書寫之外，因應碑文之闕而顯示的抒情感懷。後來的讀者看不見那些不具名的文士群所拓印的石頭，但可從張鳴鳳的編撰與書寫的「複眼」看見那些碑文涵藏的文化意識以及地方記憶的成形；看見文人在碑刻時間中隱藏的桂林山水地圖。這也是藏身在《桂勝》書籍中的文人群以及劉繼文、張鳴鳳「工作團隊」編纂及寫作的初心。

徵引文獻

古籍

- 漢・司馬遷 SI MA, QIAN 著・日・瀧川龜太郎 TAKIGAWA KAMETARO 編著：《史記會注考證》*Shi Ji Hui Zhu Kao Zheng*（臺北 Taipei：萬卷樓圖書公司 Wan Juan Lou Books Company，2010 年）。
- 明・王士性 WANG, SHI-XING 著・周振鶴 ZHOU, ZHEN-HE 編校：《王士性地理書三種》*Wang Shi Xing Di Li Shu San Zhong*（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3 年）。
- 明・王世貞 WANG, SHI-ZHEN：《弇州山人四部稿》*Yan Zhou Shan Ren Si Bu Gao*（臺北 Taipei：偉文圖書出版公司 Wei Wen Bookstore，1965 年）。
- 明・王世貞 WANG, SHI-ZHEN：《弇州山人續稿》*Yan Zhou Shan Ren Xu Gao*，收入沈雲龍 SHEN, YUN-LONG 編：《明人文集叢刊》*Ming Ren Wen Ji Cong Kan*（臺北 Taipei：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Wen Hai Press Company，1971 年）。
- 明・沈明臣 SHEN, MING-CHEN：《豐對樓詩選》*Feng Due Lou Shi Xuan*，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

- 書》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集部第 144 冊(濟南 Jinan : 齊魯書社 QiLu Press · 1997 年) 。
- 明·吳國倫 WU, GUO-LUN : 《甌蕢洞稿》*Dan Zhui Dong Gao* · 收入《明代論著叢刊》*Ming Dai Lun Zhu Cong Kan* (臺北 Taipei : 偉文圖書出版公司 Wei Wen Bookstore · 1976 年) 。
- 明·徐弘祖 XU, HONG-ZU : 《徐霞客遊記》*Xu Xia Ke You Ji* (上海 Shanghai :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 1980 年) 。
- 明·張鳴鳳 ZHANG, MING-FENG : 《羽王先生集》*Gui Sheng* · 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Bu Bian* 第 54 冊(濟南 Jinan : 齊魯書社 QiLu Press · 2001 年) 。
- 明·張鳴鳳 ZHANG, MING-FENG : 《桂勝》*Gui Sheng* · 收入王雲五 WANG, YUN-WU 主編 : 《四庫全書珍本四集》*Si Ku Quan Shu Zhen Ben Si Ji* 第 117 冊(臺北 Taipei :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 1973 年) 。
- 明·雷禮 LEI, LI : 《國朝列卿紀》*Guo Chao Lie Qing Ji* (明萬曆徐鑑刻本 · 明) 。
- 明·謝肇淛 XIE, ZHAO-ZHE 著 · 汪中柱 WANG, ZHONG-ZHU 點校 : 《小草齋集》*Xiao Cao Zhai Ji* (福州 Fuzhou : 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2009 年) 。
- 清·永瑤 YONG RONG、紀昀 JI, YUN 等 :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Qin Ding Si Ku Quan Shu Zong Mu* (臺北 Taipei :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 1983 年) 。
- 清·朱彝尊 ZHU, YI-ZUN : 《明詩綜》*Ming Shi Zong* · 收入楊家駱 YANG, JIA-LUO 主編 : 《中國學術名著》*Zhong Guo Xue Shu Ming Zhu* (臺北 Taipei : 世界書局 The World Book CO., LTD. · 1962 年) 。
- 清·汪森 WANG, SEN 編 : 《粵西詩載》*Yue Xi Shi Zai* · 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465-1467 冊(臺北 Taipei :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 1983 年) 。
- 清·金鉞 JIN, HONG : 《廣西通志》*Guang Xi Tong Zhi* · 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565-568 冊(臺北 Taipei :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 1983 年) 。
- 清·張廷玉 ZHANG, TING-YU : 《明史》*Ming Shi* (臺北 Taipei : 臺灣中華書局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TD. · 1966 年) 。
- 清·陳田 CHEN, TIAN : 《明詩紀事》*Ming Shi Ji Shi* (臺北 Taipei : 明文書局 Ming Wen Book Company · 1991 年) 。
- 清·陳夢雷 CHEN, MENG-LEI 編 : 《古今圖書集成》*Gu Jin Tu Shu Ji Cheng* 第 171 冊(臺北 Taipei : 鼎文書局 Dingwen Press · 1977 年) · 卷 1399 。

近人論著

巴兆祥 BA, ZHAO-XIANG:《方志學新論》*Fang Zhi Xue Xin Lun*(上海 Shanghai:學林出版社 Xuelin Publishing House·2004年)。

王真真 WANG, ZHEN-ZHEN、曾貞 ZENG, ZHEN、歐婕 OU, JIE:〈《桂勝》編纂的緣起、目的、內容取舍及續編〉“The Cause, Purpose, Content, Choice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Compilation of ‘Gui Sheng’”·《桂林高等專科學校學報》*Journal of Guilin Normal College* 第29卷第2期(2015年4月)·頁125-130。

王真真 WANG, ZHEN-ZHEN:〈《桂勝》研究——特色與價值、版本流傳及影響〉“‘Gui Sheng’ Yan Jiu—Te Se Yu Jia Zhi, Ban Ben Liu Chuan Ji Ying Xiang”·《百色學院學報》*Journal of Baise University* 第28卷第2期(2015年7月)·頁122-128。

田曉菲 TIAN, XIAO-FEI:《神游：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的旅行寫作》*Visionary Journeys: Travel Writings from Early Medieval and Nineteenth-Century China*(北京 Beijing:三聯書店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15年)。

李祥耀 LI, XIANG-YAO:《楊循吉研究》*Yang Xun Ji Yan Jiu*(上海 Shanghai: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2012年)。

李貴 LI, GUI:〈地方書寫中的空間、地方與互文性——以黃庭堅《書摩崖碑後》為中心〉“Space, Place and Intertextuality in the Topographical Writings—In the Case of Huang Tingjian’s ‘After the Inscription on the Stele of Plain Cliff’”·《學術月刊》*Academic Monthly* 2014年第3期(2014年3月)·頁27-36。

沈松平 SHENG, SONG-PING:《方志發展史》*Fang Zhi Fa Zhan Shi*(杭州 Hangzhou: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2013年)。

胡曉真 HU, SIAO-CHEN:《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The Southwest in Ming-Qing Literary Imagination*(臺北 Taipei: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2017年)。DOI: 10.6327/NTUPRS-9789863502128。

范宜如 FAN, YI-JU:〈謝肇淛《滇略》的書寫視域及文化意蘊〉“What Xie Zhao-zhi’s *Dian Lue* Sees and Connotes”·《國文學報》*Bulletin of Chinese* 第55期(2014年6月)·頁165-200。DOI: 10.6239/BOC.201406.06。

馬孟晶 MA, MENG-JING:〈名勝志或旅遊書：明《西湖遊覽志》的出版歷程與杭州旅遊文化〉“Gazetteers of Famous Sites or Tourist Guidebooks: The Printing History of the Ming-Period ‘Xihu Youlanzhi’ and Tourism in Hangzhou”·《新史學》*New History* 第24卷第4期(2013年12月)·頁93-138。

- 馬孟晶 MA, MENG-JING : 〈地志與紀遊：《西湖合志》與晚明杭州刊刻的名勝志〉“Local Gazetteers and Travel Writing: “The Combined Gazetteers of West Lake ” and Scenic Spot Gazetteers in Late Ming Hangzhou” · 《明代研究》*Journal of Ming Studies* 第 22 期 (2014 年 6 月) · 頁 1-49 。
-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Ming Ren Zhuan Ji Zi Liao Suo Yin* (臺北 Taipei :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1966 年) 。
- 崔富章 CUI, FU-ZHANG : 《四庫提要補正》*Si Ku Ti Yao Bu Zheng* (杭州 Hangzhou : 杭州大學出版社 Hangzhou University Press · 1990 年) 。
- 張英聘 ZHANG, YING-PING : 《明代南直隸方志研究》*Ming Dai Nan Zhi Li Fang Zhi Yan Jiou* (北京 Beijing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 2005 年) 。
- 曹淑娟 TSAO, SHU-CHUAN : 〈唐人園亭碑刻的地方書寫與意義詮釋〉*The “Topographical Writ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Garden Stele Inscriptions in Tang Dynasty”* · 《淡江中文學報》*Tamkang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第 38 期 (2018 年 6 月) · 頁 1-42 。 DOI : 10.6187/tkujcl.201806_(38).0001 。
- 程章燦 CHENG, ZHANG-CAN : 〈尤物：作為物質文化的中國古代石刻〉“You Wu: Zuo Wei Wu Zhi Wun Hua De Zhong Guo Gu Dai Shi Ke” · 《學術研究》*Academic Research* 2013 年第 10 期 · (2013 年 10 月) · 頁 127-136 。
- 趙園 ZHAO, YUAN : 《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Institutions Discourse Mentality: a Study of the Literati-officials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II* (北京 Beijing :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2006 年) 。
- 日·和辻哲郎 WATSUJI TETSURO 著·陳力衛 CHEN, LI-WEI 譯：《風土》*Climate and Culture* (北京 Beijing :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 2006 年) 。
- 法·皮埃爾·阿多 Pierre Hadot 著·張卜天 ZHANG, BU-TIAN 譯：《伊西斯的面紗》*The Veil of Isis* (上海 Shanghai :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2015 年) 。
- 英·史考倫 Ron Scollon、Suzie Wong Scollon 著·呂奕欣 LU, YI-HSIN 譯：《實體世界的語言》*Discourses in Place: Language in the Material World* (臺北 Taipei : 韋伯文化國際公司 Weber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Ltd. · 2005 年) 。
- 英·彼得·柏克 Peter Burke 著·許綏南 HSU, SHOU-NAN 譯：《製作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臺北 Taipei : 麥田·城邦文化出版 Rye Field Publishing Co. · 2005) 。
- 英·約翰·伯格 John Berger 著·吳莉君 WU, LI-CHUN 譯：《觀看的視界》*The Sense of Sight* (臺北 Taipei : 麥田·城邦文化出版 Rye Field Publishing Co. · 2010) 。
- 英·麥克·克蘭 Mike Crang 著·王志弘 WANG, ZHI-HONG、余佳玲 YU, JIA-LING、方淑惠 FANG,

- SHU-HUI 譯：《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臺北 Taipei：巨流圖書公司 Chu Liu Book Company，2003 年）。
- 美·Clifford Geertz 著·楊德睿 YANG, DER-RUEY 譯：《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臺北 Taipei：麥田·城邦文化出版 Rye Field Publishing Co.，2002 年）。
- 美·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著·陳引馳 CHEN, YIN-CHI、陳磊 CHEN, LEI 譯·田曉菲 TIAN, XIAO-FEI 校：《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Essays in Mid-Tang Literary Culture*（北京 Beijing：三聯書店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06 年）。
- 美·巫鴻 WU, HONG 著·李清泉 LI, QING-QUAN、鄭岩 ZHENG, YAN 等譯：《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2009 年）。
- 美·巫鴻 WU, HONG：《美術史十議》（北京 Beijing：三聯書店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10 年）。
- 美·段義孚 TUAN, YI-FU 著·潘桂成 POON, KWAI-SHING 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臺北 Taipei：國立編譯館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1988 年）。
- 美·韓文彬 Robert E. Harrist：〈文字的風景——早期與中古中國的摩崖石刻〉“The Landscape of Words: Stone Inscriptions in Early and Medieval China”，《藝術設計研究》*Art & Design Research* 第 2 期（2011 年 2 月）頁 21-26。
- 義·伊塔羅·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o 著·王志弘 WANG, CHIH-HUNG 譯：《看不見的城市》*Le Città Invisibili*（臺北 Taipei：時報文化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1993 年）。
- 德·哈拉爾德·韋爾策 Harald Welzer 編·季斌 JI, BIN、王立君 WANG, LI-JUN、白錫堃 BAI, XI-KUN 譯：《社會記憶：歷史、回憶、傳承》*Das Soziale Gedächtnis: Geschichte, Erinnerung, Tradierung*（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7 年）。
- Timothy Brook, *Geographical Sources of Ming-Qing History*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2).

Studies in Sinology. Vol.43 (Spring), pp.85-114 (2021)

Taipei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TNU

ISSN : 1021-7851

DOI : 10.6238/SIS.202103_(43-1).04

The Compiling of Zhang Mingfeng's *Guisheng* and Its Cultural Implication

FAN, YI-JU

(Received September 30, 2020 ; Accepted December 8, 2020)

Abstract

Guisheng, composed in the Wanli Era of Ming Dynas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ultural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Guilin. Initiated by Viceroy of Liangguang, Liu Jiwen and compiled by local author Zhang Mingfeng (a.k.a. “The Hermit of Lishan”), the project

combined transcribed scripts of Guilin's cliff inscriptions (mainly poetry and prose from traveling literati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ogether with selected inscriptions, a preface, and summarizing comments. The book begins by listing place names, a "Prologue" by Zhang Mingfeng, followed by poems, prose and inscriptions, and ends with the section "Lishanren-yue" (Words from The Hermit of Lishan). *Guisheng* is not only a work of chorography, but also a comprehensive travel guide. Penned by various authors, it's a project of "cultural memory" promoted by officials, as well as an anthology of traveling poets and prosaists in the Guilin region. The comments from Zhang Mingfeng also reveal his thought processes in understanding and putting together this work, a display of rich regional and historical reflection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making of *Guisheng*, from collecting to compiling, and ventures into deeper meanings of Guilin's regional narratives, based on features of cliff inscriptions and Zhang Mingfeng's editing guidelines.

Keywords: *Guisheng*, Lishanren (Hermit of Lishan), Cultural memories, Landscapes, Inscriptions